

中国区域国别学建设: 路径设计与目标定位*

朱 锋 杨正一

【内容摘要】 中国崛起进程中与世界的关系日益不可分割、紧密相连,现今已进入“中国走向世界3.0”的新时代,中国崛起的基础条件、国家间关系的内涵和性质以及发展的目标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与此同时,也要深刻认识到世界政治的权力争斗、单极霸权的体系结构与西方中心主义的舆情环境并未转变。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要及时、准确和深刻地回应国际环境和我国自身战略利益变化的时代诉求,为21世纪的中国不断走向世界、影响世界以及改造世界的战略性进程提供知识保障、战略支撑与利益服务。作为一门交叉学科,区域国别学是多种学科融合的综合体,但需要明晰其国际问题研究的学科性质,学科范式必须是由国际关系学为代表的社会科学学科来提供和搭建。在这方面,英、美区域国别研究的经验对于我国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具有建设性的启示意义。但囿于西方区域国别研究具有强烈的西方中心主义色彩,我国的区域国别研究需要突破西方理论和国际经验的局限性,在自主知识体系、话语体系和学科体系建构的基础上融入中国目标、中国利益和中国理念,打造出既有自主知识体系、又有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区域国别学。

【关键词】 区域国别学 学科建设 人才培养 机制创新

【作者简介】 朱锋,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执行院长、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教授;杨正一,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助理研究员

区域国别学在中国的兴起与发展,是国内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令人振奋的

*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我国发展外部环境研究”(项目编号:20JZD060)的阶段性成果。

崭新现象,更是 21 世纪的中国与世界互动关联日益深化的生动体现。区域国别学建设不仅要求中国的学术研究与飞速发展的世界形势保持同步,更需要与中国不断走向世界、融入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利益需求密切相关。尤其是在中国教育部提出高等教育应该创造自主知识体系和服务国家重大需求的战略任务指引下,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建设、学科体系设立以及人才培养机制等方面的发展目标和路径建设,必须紧紧围绕第二个百年奋斗新征程中需要不断强化的中国目标、中国声音和中国方案来推进和落实。随着中国各高校有序地推进区域国别学扎根落地,如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学科体系、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成为了当下学界热议的话题。

一、中国区域国别学科建设的时代性和国家特色

区域国别学是一门旨在对特定地区和国家提供深入了解的学科,其研究目的是支持大国的外交战略,通过系统研究特定地区和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为大国提供智力支持,以更好地应对全球事务,具有高度的应用性。^①随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中国正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构建和深化区域国别学已成为中国崛起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学科任务。继改革开放和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进入互动和联系越发紧密的新时代,即“中国走向世界 3.0”。中国的身份定位也在嬗变,这是基于三个因素的变化决定的。

一是发展的基础条件发生了巨大改变。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推进,我国和世界各国在基础设施建设、能源运输、贸易畅通、金融互惠等众多领域协同合作,建立了紧密的联系。中国凭借丰富的建设经验和技術优势,为其他国家提供了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装备,帮助其实现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目标。同时,中国通过合作建设产业园区、推动跨国投资和合资企业的发展,促进了中国和其他国家产业链和价值链的深度融合,强化了中国与各国互信与友

^① 谢韬等《构建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学科定位、基本内涵与发展路径》,《国际论坛》2022 年第 3 期,第 4~10 页。

谊,中国在全球构建了广泛的伙伴网络。

二是国家间关系的内涵和性质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中国崛起面临的国际战略局势空前严峻与复杂,世界政治的历史性转型和变革性调整成为国际战略格局演变的新态势,大国关系正在出现走进“后—后冷战时代”的新变化。^① 特朗普政府伊始,美国已将中国设定为“唯一竞争对手”,不断强化对华的科技封锁和经济制裁,竭力拼凑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的“团伙”,企图抑制中国大国崛起的战略竞争力,重新拉开中美力量对比的差距。^② 美国在强化双边同盟的基础上,构建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升级美日印澳四边安全机制、推动五眼联盟职能转型和北约力量的亚太化,塑造出了多圈层、网络化的安全合作架构。除此之外,美国以“印太经济框架”为平台,在供应链重塑、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以及地区基础设施等方面强化对华地缘经济竞争。^③ 在美国的强势拉拢下,英澳日韩等传统盟友也表现出相当程度的配合,在中美“选边站”的问题上越来越倾向美国。

三是发展的目标与世界人民的呼声变得更加贴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④ 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由之路,而且引入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并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总目标。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开创性地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全球发展倡议提出“把发展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全球发展倡议还坚持普惠包容,关注发展中国家特殊需求,着力解决国家间和各国内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⑤ 2022年11月15日,习近平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七次峰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全球安全倡议“目的是同大家一道,弘扬联合国宪章精神,本着安

① 朱锋《动荡变革期的时代特征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2023年第1期,第15页。

② 樊吉社《美国对华决策: 机制调整与团队转换》,《当代美国评论》2021年第4期,第8~14页。

③ 赵明昊《盟伴体系、复合阵营与美国“印太战略”》,《世界经济与政治》2022年第6期,第26~55页。

④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http://www.news.cn/politics/leaders/2022-10/25/c_1129079429.htm。

⑤ 习近平《坚定信心 共克时艰 共建更加美好的世界》,《人民日报》2021年9月22日,第2版。

全不可分割原则,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倡导通过谈判消弭冲突,通过协商化解争端,支持一切有利于和平解决危机的努力。”^①2023 年 4 月,巴西总统卢拉访华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巴要站在历史正确一边,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切实维护好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②

今天,中国特色大国崛起的国际战略环境日益严峻复杂,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中美关系已经发生质变。未来 10 年、甚至 20 年的时间段内,如何面对美国对华战略打压与遏制,延续中国特色大国崛起的历史进程,已经成为我们无法回避的、关键性的战略任务和战略使命。尽管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外交思想向世界不断宣示中国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目标下始终追求的相互尊重、文明互鉴、合作发展的发展观、安全观与文明观,然而,世界政治和国际关系的性质没有变,其本质永远是国家间永无休止的权力、利益与财富的竞争。后冷战时代,全球化席卷世界,合作成为主导国家间关系的基本要素。在全球化推动下,各国相互开放、国家间的联系日益密切,经贸关系和市场联系不断深化,主要国家之间安全领域的竞争和冲突相对弱化,传统意义上大国关系中挥之不去的地缘战略竞争和对抗走向缓和。但是,乌克兰危机的爆发和美国对华实行的“竞争、冲突与合作”战略,充分显现出世界政治权力争斗的固有逻辑。在乌克兰危机升级过程中,美西方不顾及俄罗斯基本地缘战略安全忧虑,企图迫使欧洲彻底倒向美国,让美国的地缘政治体系更加坚实,这一战略意图是乌克兰危机持续升级背后的最直接原因。面对中国崛起,美国的战略焦虑和已经全面启动的对华战略打压,宣告了新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失败,也宣告了后冷战时代的结束和现实主义的历史性回归。正如艾利森所言,美中两国作为“守成大国”和“崛起大国”之间的关系,逃不脱“修昔底德陷阱”。世界政治的“现实主义回归”已经

① 习近平《共迎时代挑战 共建美好未来——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七次峰会第一阶段会议上的讲话》http://www.news.cn/mrdx/2022-11/16/c_1310677026.htm。

②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卢拉举行会谈》,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23-04/14/c_1129524596.htm。

成为中短期内难以改变的结构特点。^①

第二,单极霸权的体系结构没有变。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国际体系中唯一的超级大国,世界的权力再分配结构进入单极时代。美国构造了覆盖全球的霸权体系,几乎在每个重要的权力领域都建立了明确的领导地位。^②时至今日,美国霸权尽管出现一些衰微的迹象,国际体系正在从单极体系向多级体系转换,^③但毫无疑问,美国依然在各个领域保持着绝对优势的地位。在经济层面,美国经济总量仍占据接近全球GDP的四分之一,在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一代通讯技术、新材料和新能源等高科技领域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军事层面,美国在军事预算、先进武器、作战规模、全球部署、核能力以及新兴领域军事技术等方面都拥有压倒性优势,美国同时具有强大的全球投送能力。^④而且美国维持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在亚太地区庞大的双边同盟体系,复杂庞大的盟伴网络是美国霸权难以撼动的关键因素。在文化层面,美国依托强大的美元霸权和军事霸权宣扬民主、自由和人权等“普世价值”,对外输出意识形态,构成了美国强大的文化软实力。

第三,西方中心主义的舆情环境没有变。过去几百年以来,西方主导着国际关系的基本形态。在发达工业文明的掩护下,“西方中心主义”俨然已经成为一种国际话语和意识形态倾向,通过文明冲突论、普世主义价值论以及殖民主义式的文化输出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三种表现形式对世界多元文明发展和世界历史的繁荣进步造成深层影响。^⑤世界多元化、多样化发展趋势不可违背,西方中心主义占据思想主流地位终会成为历史。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提出全球文明倡议,深刻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

① 朱锋《现实主义回归与中美战略博弈》,《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3年第1期,第6~7页。

② John J. Mearsheimer,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 W. Norton, 2001, p. 71.

③ 黄凤志、孙雪松《动荡变革期中国延续相对战略机遇的路径选择》,《国际观察》2022年第4期,第1~29页;杨洁勉《当代国际体系的渐变和嬗变——基于两个三十年的比较与思考》,《国际展望》2022年第2期,第1~18页。

④ “An Assessment of U. S. Military Power,” https://www.heritage.org/sites/default/files/2022-10/2023_IndexOfUSMilitaryStrength_ASSESSMENT_POWER_INTRO.pdf.

⑤ 王立胜《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逻辑、现实表达及其内在问题》,《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2年第2期,第14~20页。

是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只有“坚持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才能让各民族文明在尊重差异与多样性的基础上和平交流,以至生生不息、长盛不衰。^①

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要适应国际环境和战略利益变化的时代诉求,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智力、人才、信息和影响力等领域的有效保障。张蕴岭教授指出,构建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理论体系,是一个大工程,需要动员和组织国内研究机构、高校的力量一起做。同时,作为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做好顶层设计,进行统筹与合理规划,把理论构建与服务国家战略、与新时代人才培养、与提升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紧密结合起来,这样会使得区域国别学科建设在实践中得到更好的发展。^②区域国别学科发展要与服务国家使命相结合,致力于将扩大中国的区域影响、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讲好中国故事以及拓展“中国声音”有机结合起来。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中国教育界提出的殷切希望。

二、多学科交叉融合下的区域国别学建设

区域国别学是一门在跨学科、交叉学科基础上的创新学科,其学科建设的动力不是简单地依靠某一个学科领域内的已有知识积累,而是通过跨学科、交叉学科的融合和相互促进,建立和建设一个强大的、有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创新学科领域。^③这就决定了区域国别学的“个性研究”若是脱离了国际关系学、管理学、历史学、经济学、外语等学科的支撑,其学科体系无法真正全面、深入,无法达到紧密服务国家利益需求的战略高度。因此,有必要厘清区域国别学和相关学科之间交叉相融的界限,明晰不同学科理论体系和方法论的借鉴价值,从而构建出中国独立完整的区域国别学学科体系。

① 习近平《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http://www.news.cn/mrdx/2023-03/16/c_1310703020.htm。

② 张蕴岭《构建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是时代所需》,《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6月16日,第5版。

③ 朱锋《中国区域国别学学科:比较、鉴别与创新》,《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2年第6期,第3页。

(一) 国际关系学与区域国别学

国际关系学与区域国别学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区域国别研究是国际关系学中同国际关系史、外交研究、国际关系理论、国际问题研究并列的五大学科板块之一。没有深入、系统的区域国别研究,国际关系理论建构只能停留在世界政治概论性的学科介绍,无法真正抓住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际权力分配结构和不同国际秩序规则之下,国际政治中冲突与合作、制衡与再制衡、战争与和平等诸多重大因素的演进模式和基本规律。结构主义学者肯尼斯·沃尔兹也曾指出,不同国家的权力追求传统和政策偏好,以及不同区域的地缘政治特征,同样也是影响国家行为的重要变量。^①冷战结束后,新古典现实主义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迅速崛起,更是受到20世纪80年代末大多数国际关系学者未能预见苏联解体这一研究缺陷的刺激,开始全面、深入地将国内政治和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内部变量,作为研究国际外交、安全和战略问题的突出主题。例如,杰克·斯奈德在《帝国的迷思》一书中,深入分析了大国的国内政治与战略偏好影响和推动对抗升级的原因。^②可以看出,区域国别研究可以助力中国国际关系学科的历史性成长,而国际关系学科的繁荣也会带动和促进区域国别学的壮大。

更重要的是,同其他的交叉学科相比,国际关系研究是在复杂的国际社会生活中通过规律总结、理论升级、问题意识深化、互动关系导向等总体知识特征成为社会科学的重要分支之一。在区域与国别的研究中,超越历史、政治、语言和文化等因素,强化区域和世界性权力、财富和利益结构中行为体的互动关系,始终是国际关系学科的焦点。除此之外,高水平、高质量的区域国别研究,必须是学理研究与动态研究的结合、基础研究与政策研究的结合,更是知识建构中的文明主义研究与利益导向性的国家主义研究的结合。区域国别学虽然是跨学科、多学科、交叉学科的学术领域,但国际关系学科注定应该成为区域国别学建设和发展的主体学科。英国学者李斯-卡彭在《让跨国关系回归》一书中明确写到,

^① Kenneth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Menlo Park: 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1979, p. 184.

^② [美]杰克·斯奈德著,于铁军等译《帝国的迷思:国内政治与对外扩张》,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世界政治从古至今都有跨国间的互动和交往,政治、宗教和商业因素常常在超越国家基础上延续;跨国关系需要得到探索和重视,但当代世界政治研究如果缺乏国家间关系的结构性认识,是无法做到准确和深入的”。^①

(二) 历史学与区域国别学

历史学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学科,在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建设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历史学和区域国别学在研究方法和内容上存在诸多相通之处,两者都以特定地区和国家作为研究对象,关注特定地区和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发展和演变。同时,历史学和区域国别学都依赖于档案和文献研究,历史学家和区域国别学者都需要深入研究历史档案、古代文献、政府文件、报纸等,以获得有关特定地区和国家的历史记录和资料。基于此,历史学可以为区域国别学提供特定地区和国家的历史背景和演变的历程,通过对历史事件的研究,可以了解特定地区和国家在过去面临的挑战、冲突和合作,从而更好地理解当前局势和发展趋势。而且,历史学研究不仅关注政治和经济层面,还涉及文化和社会方面,了解特定地区和国家的历史可以揭示其文化、价值观和社会结构的演变过程,这对于理解地区国别的行为模式、社会动态和文化背景至关重要。历史学的跨地区和跨时期研究能为区域国别学提供比较和对照的视角,通过比较不同地区和国家的历史经验,可以发现相似性和差异性,并从中获得启示。这有助于理解特定地区和国家的特点以及与其他地区的联系和互动。因此,加强两个学科之间的交流对话实则是一个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过程。

(三) 管理学与区域国别学

管理学和区域国别学虽然是两个不同的学科领域,但二者之间在诸多方面存在相通之处。

第一,管理学和区域国别学都是实践应用导向的学科,其发展都与现实需求和实践活动密切相关。区域国别学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都与时代的战略需求密切相关。例如,在西方殖民时代,国家对于探索、占领和统治殖民地具有战略

^① Thomas Risse-Kappen, ed., *Bringing Transnational Relations Back In: Non-State Actors, Domestic Structures 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5.

需求,区域国别学的发展与此紧密相连。该学科的研究帮助国家了解不同地区的特征、资源和潜力,为制定殖民政策和实施殖民统治提供指导。在二战后的美国,区域国别学的发展又与国家的战略需求相关。美国需要了解和研究不同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情报,以便制定对应的对外政策和战略。区域国别学成为指导国家安全、外交和经济发展的工具,为国家战略的实施提供理论指引。管理学的发展也是为了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随着现代生产过程的复杂化和规模化,人们对提高生产力、提升组织效能的需求不断增加。管理学通过研究组织行为、管理原则和方法,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导,帮助组织和管理者应对挑战,提高效率和绩效。

第二,区域国别学和管理学都采用了多层次的视角。宏观层次上,区域国别学和管理学都需要全面把握焦点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和社会状况。区域国别学关注的是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特征和差异,以及其对组织和社会行为的影响。管理学则关注整个组织环境的宏观情况,如宏观经济环境、产业结构和市场竞争状况等;中观层次上,区域国别学和管理学都关注特定区域和行业的发展特征情况。区域国别学研究特定区域的经济特点、产业结构和投资环境等,以及其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和角色。管理学关注特定行业的运行特点、竞争格局和管理实践,以及行业内组织之间的合作与竞争关系;微观层次上,区域国别学和管理学都需要深入洞察特定国别或区域的企业和个人的心理状态。区域国别学研究特定国家或地区的文化价值观、社会心态和消费行为等,以及对外国投资和合作的态度和行为。管理学研究特定组织内部的个体行为、决策过程和领导风格等,以及对外部环境的适应和应对策略。通过对这三个层次研究结果的整合,区域国别学和管理学可以构建出更完整的知识图谱,深入揭示国家、地区、组织和个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影响。

第三,区域国别学和管理学的研究都需要注重本土化发展。尽管这两门学科起源于西方,但中国的研究情境与西方国家存在明显差异。因此,为了更好地适应中国的需求,这两门学科都需要立足于本土化发展。一方面,区域国别学和管理学应立足于中国的实践,发展出适应中国情境的特色理论。中国在政治、经

济、文化等方面都具有独特的特点和发展路径,因此研究者需要关注中国的国情和特殊背景,并在理论建构和研究方法上进行创新和调整。另一方面,区域国别学和管理学应聚焦于本土特色的研究问题,形成经验指导。中国作为一个拥有广大国土和多元文化的国家,不同地区和行业之间存在着差异和特殊性。研究者需要关注本土的问题和挑战,并通过深入研究解决实际的管理和发展难题。这样可以形成针对中国情境的实践经验和指导,推动中国在不同领域的发展。^①

基于两门学科间存在的共性基础,管理学可以从多个方面支撑区域国别学的发展。一是管理学理论的应用。管理学提供了丰富的管理理论和框架,可以用于解释和理解区域国别学中的组织行为和管理实践。这些理论可以帮助区域国别学的研究者分析和解决各种管理问题,从而为区域国别研究提供更深入的洞察力。在区域国别研究中,研究者可能会关注不同国家或地区的企业管理差异。管理学中的跨文化管理理论可以帮助解释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管理差异,并提供跨文化管理的方法和策略,以促进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的合作和交流。

二是管理学方法论的借鉴。管理学提供了丰富的管理方法和工具,可以应用于区域国别研究中的数据收集、分析和决策制定过程。这些方法和工具可以提高研究的科学性和实用性,增强研究的可操作性。在区域国别研究中,研究者可能需要进行大量的数据收集和分析工作。管理学中的调查研究方法、统计分析工具和数据可视化技术可以帮助研究者有效地收集和分析数据,揭示国家或地区之间的差异和趋势。

三是跨学科合作与交流。管理学与区域国别学的跨学科合作和交流可以促进双方学科的发展。管理学中的战略管理、创新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可以与区域国别学的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等学科进行交叉融合,形成更加全面和深入的研究成果。在区域国别研究中,研究者可能对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创新能力和科技发展感兴趣。管理学中的创新管理理论和科技创新战略可以与区域国别学中的科技政策和产业发展进行交叉研究,从而为政府和企业制

^① 杨丹等《区域国别学与管理学的协同发展》,《国际论坛》2022年第6期,第14~19页。

定创新策略和政策提供有益建议。

(四) 外国语言文学与区域国别学

区域国别研究不同于传统的外国语言文学研究,但是又和外国语言文学研究紧密关联。区域国别研究的前提是需要掌握对象国的语言,而外语学习的自然延伸就是区域国别研究,因为外语学习不仅是掌握语言技能的过程,也是了解对象国政治、外交、历史、文化、经济等诸多方面的过程。^①然而,囿于专业的限制,两边的学者在探索到对方研究领域的知识时存在诸多局限性。外国语言文学研究者只精通语言,缺乏整体观、历史观、大局观,即便掌握了第一手资料,也难以挖掘出其中蕴含的历史逻辑和发展态势,无法提出政策建议或建议与现实脱节,难以胜任区域国别研究工作。区域国别学者因为语言不通,无法深入开展研究。

因此,区域国别学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确实需要具备优秀的语言能力,语言能力对于获取知识和重新构建知识都起着关键的作用。这种语言能力可以分为直接语言能力和间接语言能力两种类型。直接语言能力指的是直接掌握对象国的语言,通过使用该语言来深入了解对象国的认知。直接运用对象国语言与对象国人员进行交流、阅读对象国文献、撰写发表关于对象国的文章,能够更直接、真实地获得关于对象国的信息。具备直接语言能力可以快速拉近与对象国民众的关系,尽快融入对象国社群,准确理解对象国话语信息的本意,并能够准确表达自己的观点,构建起关于对象国的知识。

间接语言能力则是通过非对象国语言的第三方语言来获取和传递信息。某些情况下,研究者可能无法直接运用对象国语言进行交流或获取信息。通过掌握其他语言,可以依靠第三方语言来传递信息和了解对象国情况。这种能力可以通过翻译、跨文化交流等手段实现,帮助区域国别学人才获取相关知识,并在学科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②

语言能力有助于研究者站在当地人的角度思考问题,获得更全面、准确的观

^① 谢韬等《构建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 学科定位、基本内涵与发展路径》,《国际论坛》2022年第3期,第8~9页。

^② 姜峰《浅谈区域国别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中的两个能力与三个基础》,《当代外语研究》2022年第6期,第12~16页。

察和理解。而只进行书斋式的研究,就难以在这方面有所创新,从而难以摆脱西方的牵制和影响。^① 区域国别学科建设需要充分发挥外语学科的优势,从而在需求易变和研究稳定之间寻求平衡,应对语言多元和信息单一的矛盾,处理决策思维和科研思维的差异,以及在区域视角和全球视角之间找到适当的结合点。^②

除以上学科外,还有其他学科也与区域国别学存在着广阔的交叉空间,比如比较政治学和经济学。比较政治研究与区域国别研究具有相同的研究对象,即本国以外的国家或政治体、政治行为者。两者之间密切的相关性,保证了比较政治学可以为区域国别研究在理论与方法上提供强有力的支持。理论上,比较政治学在区域国别研究中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视角和成果,帮助研究人员对具体国家、地区或一组国家进行系统的理解,避免被纷繁的现象所困惑。通过比较政治学的理论框架,研究者可以发现不同国家或地区之间的共性和差异,并从中提取出普遍性的原则和模式,为区域国别研究提供理论指导和解释工具。方法上,比较政治学已经相对成熟地运用了小样本案例研究和过程追踪等研究方法或设计。这些方法适用于区域国别研究,因为研究者通常需要深入研究特定国家或地区的具体案例,并跟踪其政治过程和发展。通过运用这些方法,研究人员可以获取深入的案例细节和时序数据,从而更好地理解区域国别的特点和趋势。^③

经济学是一门基于资源稀缺性探究人类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活动规律的社会科学,对于解剖某个国家或区域的经济模式和社会运转是不可或缺的分析工具。在微观层面上,行为经济学可以帮助理解一个国家国民个体消费、储蓄、投资、风险管理等经济行为的成因以及不同行为对这个国家产生的影响。在中观层面上,一个国家的产业组织形态、产业结构、产业布局、产业政策以及内部区域的城镇等级体系在经济学都有相应的深入研究。在宏观层面上,国民经济学可以从国家的经济增长结构、通货膨胀率、失业率、财政赤字率、国际债务、人口

① 于海阔《新文科背景下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发展若干问题》,《中国大学教学》2022年第11期,第60~61页。

② 杨波《中国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形势、路径与国际视野》,《国际观察》2023年第1期,第128~130页。

③ 王正绪《区域国别研究与比较政治的融合与借鉴》,《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年2月9日,第5版。

结构、资源禀赋、贸易条件、社会福利等指标综合诊断一个国家的健康状况,并且在此基础上可以为这个国家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外汇政策和贸易政策提供咨询服务。

跨学科研究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模式或范式,由于每个学科的侧重点不同,在跨学科研究中强调哪一学科更重要或者应该以哪一学科为基础纵向深入,更多取决于研究的问题或设定的议题以及研究视角和研究维度。但无论如何,跨学科研究需要一个主干学科,选择与之交叉的其他学科则好比是从主干上“叉”出来的分支。^①作为交叉学科,区域国别学同样是多种学科融合的综合体,包涵着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但哪个学科应该突出?这个问题一直存在着模糊性。但无论是从学科方法论和基本的理论构架来看,区域国别学都需要以国际关系学为主体性的支撑学科,在动荡复杂、社会交往扩大、利益竞争越发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中,及时、深入、准确地定位、获取和掌握中国以外的区域、国别的政治、经济、社会、外交和战略变化与选择的知识与政策结构,在国际社会生活的复杂性、政治文化相对性和利益判断与选择的多样性中,及时、深入和准确地把握和建立中国认识、判断和影响这些区域和不同国别关系建设的学科架构。

三、区域国别研究的西方路径与中国借鉴

学科建设、人才培养与服务国家三者必须有机结合,才能真正满足区域国别学设置的初衷和目标。在明确区域国别学是国际问题研究的学科性质的基础上,学科设置的内在规划才能落到实处,学、用结合的人才培养方式才能不断扩大和深化。在这方面,英美的区域国别研究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沉淀和演进已然形成且走在世界前列,中国区域国别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可以参考英、美等国的历史经验。

美国的官私结合机制为人才培养提供了合理的遴选机制、充足的资金和配

^① 朱翠萍《区域国别研究的难点与学术启示》,《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23年第1期,第11页。

套的就业机构,而美国一流的研究型学府则为学术交流和跨学科的学术谱系助力。从教学层面分析,首先,美国的区域国别相关课程体系建设比较完善,这些课程涵盖了不同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方面的内容,并通过案例研究、讨论和研究项目等教学方法,帮助学生深入了解各个地区的特点和问题。其次,美国的区域国别研究领域拥有众多优秀的教师和学术导师。美国拥有一批重要的区域研究机构和学术组织,如哈佛大学的肯尼迪政府学院、普林斯顿大学的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保罗·尼采高级国际问题学院等。这些机构致力于开展高水平的区域研究,吸引了众多优秀的学者和研究人员参与,他们普遍具有丰富的研究经验和专业知识,能够指导学生进行研究项目和论文撰写,提供学术指导和支持。

最后,美国区域国别研究注重学术交流和合作。学生可以通过参加学术会议、研讨会和学术组织等活动,与其他学者和研究者进行交流和合作,拓展学术视野,深化对研究领域的理解。从科研层面分析,美国在区域国别研究方面投入了大量的研究项目和资助。政府机构、私人基金会和学术机构等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经费和资源,支持学者开展深入的区域国别研究。这种资助机制促进了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推动了学术界对地区问题的深入探索。再者,美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倾向于采用多方法论和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学者们运用定性和定量的研究方法,结合历史文献、田野调查、统计数据等多种数据源,以多视角、多层次地分析地区问题。跨学科研究使得研究者能够深入探索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方面。目前,美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已经在学科体系、人才培养、知识创新、资政献策等方面均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人才培养机制对于区域国别研究学者的培养和观念塑造起着重要的作用,而美国的教育体系缺乏对研究价值取向的反思,可能导致学生在真正接触实地研究之前就形成了对研究对象国家或地区的刻板印象,这无疑会对研究对象的客观性、真实性和复杂性的思考产生偏颇。^①

^① 朱兰、王秀红《我国区域国别研究型人才培养机制创新——基于当代英美发展的比较视角》,《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 年第 2 期,第 152~153 页。

英国作为 19 至 20 世纪初的所谓日不落帝国,其区域国别研究的兴起、发展与式微皆与其全球殖民扩张行为紧密相关。随着殖民体系在 20 世纪中叶逐渐瓦解,英国区域国别研究开始转向学术研究,继续服务于英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以牛津大学全球与区域研究学院为例,通过简述该院的教研项目、制度建设、人才培养、组织构成等情况,可为读者把握当前英国区域国别研究梗概提供新的思路。作为全球顶尖的区域国别研究机构,牛津大学全球与区域研究学院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区域国别研究学者社群之一”。学院开设针对非洲、中国、拉丁美洲、中东、日本、俄罗斯和东欧、南亚,以及比较区域研究的研究和教学项目,为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提供 7 个理学硕士学位、6 个哲学硕士学位、1 个区域研究哲学博士学位,以及与牛津大学赛德商学院共同开设“牛津 1 + 1 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学院现有各类教职人员 157 名,其中拥有博士生导师资格者 26 人。教职人员从事多学科与跨学科研究(从该院前身“跨学科区域研究学院”的名称足见其多学科与跨学科特征),涉及法律、哲学、性别、地理、经济、政治、考古、社会、宗教、国际关系、公共卫生等学科领域。得益于学院对多学科与跨学科的强调,教职人员和研究生可以对世界各国和区域的政治、经济、社会、人文、宗教、军事、外交等内外事务进行多角度的理论研究与政策分析。基于已有的和不断开发的研究课题,学院为学生开设对象国语言课程,并为学生赴对象国展开田野调查提供一定数量的奖学金资助。

以牛津大学全球与区域研究学院为个案,可窥见英国区域国别研究的几个主要特点:一是开设面向几乎全球所有国家和地区的研究项目,实现了对研究对象在地理范围的全覆盖;二是打破学科壁垒,注重人文传统与社科方法相结合的研究路径,致力于多学科融合与跨学科协作的研究范式;三是要求学生熟练运用对象国的主要语言,使研究能够反映研究对象的真实面貌。学院也鼓励学生到对象国进行一定时长的田野调查,并在人脉与资金方面提供支持。总之,发端于殖民研究的英国区域国别研究,其发展模式在组织结构、项目设置、制度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呈现较高程度的学科化、规范化与制度化。

尽管英、美的许多做法短期内我们难以“照搬照抄”,但英、美区域国别研究

的发展进程,对于我国推进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建设具有建设性的启示意义。借鉴西方区域国别研究的经验,中国区域国别学的课程体系应该也采用多学科、跨学科协同和创新的发展路径,除了国际关系的基础课程,应该有区域国别史、区域国别经济、区域国别语言、区域国别法律等相关课程设置。但学生培养和队伍建设,需要具有主体性的学科范式、学科体系、学科话语。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高校在区域国别研究领域已有的积累,集中规划、分头落实,全面推进区域国别学在全国高校体系内的系统建设和提质创新。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西方区域国别研究在应用于中国的国际关系和对外战略时,可能存在局限性。

第一,西方区域国别研究被认定为大国之学,注重对特定国家或地区的全面深入研究,包括政治、经济、军事、人文等方面,旨在为国家对外战略的制定提供咨询和智力支持。这种研究倾向反映了西方在全球权力谱系中的主导地位,并且与殖民主义和霸权有关。传统的区域国别研究知识体系在很大程度上是源自西方的殖民活动和对外扩张,并且服务于西方的殖民和霸权目标。由于这种传统的区域国别研究主要关注 19 世纪的殖民帝国和 20 世纪的美国,而忽视了其他国家的相关实践,因此存在西方中心主义的色彩。这就导致了对于其他地区或国家的研究和理解相对较少,而西方国家的经验和观点则占据主导地位。在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中,有意识地强调了反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倾向,追求多元、全球视野下的区域研究。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注重从研究对象自身出发,探索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独特历史、文化、社会和经济等方面的特点,力图消除西方中心主义的偏见,并促进跨文化的对话和理解。

第二,西方的区域国别研究强调实用性,这导致该领域的研究常常与殖民主义、战争、世界霸权和秩序建构等问题相关。举例来说,美国长期以来在区域国别研究中对斯拉夫研究的重视可以追溯到二战后美苏竞争的影响。这种竞争的背景使得斯拉夫研究在西方国家的政治和安全议程中变得至关重要。因此,区域国别研究在分析和解释斯拉夫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现象时,更加关注与美苏竞争和冷战相关的因素,以提供实际应用价值的见解和建议。但传统的区域

国别研究在某种程度上过于强调实用性,这导致了对相关研究方法和理论建设的忽视,削弱了该学科的学术生命力。

四、结 论

当代世界再度走到了“何去何从”的十字路口,不确定因素和风险挑战明显增多。从技术角度来说,世界站在了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第四代工业革命的门槛上,智能技术究竟将如何改变人类生活,目前的争议更是前所未有的。与此同时,大国竞争加剧,俄乌冲突的长期化更可能导致欧亚大陆的大国对抗持续化。中国区域国别建设正在面临世界政治的又一次“动荡变革期”。无论是建构基础理论体系还是服务国家大政方针,区域国别学首先应属于国际问题研究的学科系列,其学科范式必须是由国际关系学为代表的社会科学学科来提供和搭建。杨洁勉指出,区域国别学尽管可以从历史、语言文字、文化等多学科去进行研究,但研究的根本目的还是为了对区域国别基础上的国家政策、战略走向和外交关系进行客观和准确的判断、认识和解读。区域国别学为此不仅是社会科学、更应该是国际关系学科范围内才能证实其学科成果和服务对象的学问。^①中国区域国别学的学科性质是国际问题研究,需要在国际关系理论范式、学科基础和学术标准的基础上融合多学科、跨学科的知识体系和学术规范,以多学科知识促进区域国别研究融合发展和创新发展。这个学科性质的界定不仅应该清晰化,更需要结构化、科学化。^②

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研究需要整合和借鉴西方学术成果,更要考虑中国独特的历史和传统文化,中国学者需要审慎评估西方理论和国际经验的适用性,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适度的调整和创新。中国区域国别研究必须坚定地融入与准确地结合中国理念、中国利益和中国目标,打造具有 21 世纪中国特色的

^① 杨洁勉《新时代中国区域国别学科建设的理论意义与学术治理》,《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2年第4期,第6~7页。

^② 朱锋《中国区域国别学学科:比较、鉴别与创新》,《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2年第6期,第3页。

区域国别学学科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宏伟目标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首先,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承载着破除西方中心论的使命,但同时也要博采众家所长、吸收西方大国在区域国别研究中的成功做法,做大做强区域国别学的“中国学派”。中国仍然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但党的二十大报告已经明确提出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应该进入世界发达国家行列。这一中国式现代化目标决定了中国的区域国别学要站在党的二十大报告的战略高度来认识我们自身与世界的关系,在文明交流与合作互鉴的基础上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此,中国的区域国别学必须配合国家深化改革开放和保持高质量发展的政策需要,通过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和政策支持更好地让中国深入走向世界;同时进一步带动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升级与人才培养的壮大。其次,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蕴含了对于学理性的强烈追求,呼唤新的学术理论、方法和话语体系。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发展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研究需要建立一种全新的学科框架,以构建新的学科定位、学科理路和研究方法,其中最为核心的问题在于处理好实用性与学理性之间的关系。^① 中国区域国别研究需要积极进行理论创新和发展,以构建适应中国国情和地域特点的理论框架。学者们可以从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等角度出发,探索和提出适合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新理论、新观点。最后,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需要建立自身的话语体系。在国际学术界,西方的理论和观点占据主导地位,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需要发展自己的学术话语,提出独立的理论框架和观点,推动中国洞悉世界、促使世界读懂中国,这是区域国别学建设的真正目标所在。

^① 李秉忠《区域国别学的西方传统和中国路径》,《史学集刊》2022 年第 4 期,第 19~20 页。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o. 5. 2023)

Contents

Area Studies

3 Construction of China's Area Studies: Path Design and Goal Orientation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world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inseparable and closely interconnected. New era of "China Going Global 3.0" has come. The fundamental conditions of China's rise have undergone tremendous changes. It is crucial to recognize that the power struggle in global politics , unipolar hegemony , and the Western-centric public opinion have not transformed. China's area studies must timely , accurately , and profoundly respond to the changing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and the strategic interests , providing knowledge support , strategic backing , and interest services for China's globalization , influencing the world , and transforming the world in the 21st century. Area studies combine multiple disciplines , with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 the representative social science providing support and framework. The experiences of area studies in the UK and the US have constructive enlightenments. However , due to the strong Western-centric , China's area studies need to break through the limitations of Western theories and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Based on the construction of an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 discourse system , and disciplinary system , it should incorporate Chinese goals , interests , and concepts to create an area studies discipline that not only possesses an independent knowledge system but also serves the major strategic needs of the country.

Keywords: area studies , 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 talent cultivation , mechanism innovation

Authors: Zhu Feng , Professor , Executive dean of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of South China Sea Studies , Nanjing University; Yang Zhengyi , Assistant Fellow ,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of South China Sea Studies , Nanjing University.

Zhu Feng and Yang Zhengyi